盛 事 和 希 望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发行西班牙作家的作品不仅是西班牙文学界的一件大喜事，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西班牙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著的文学成就能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创造性精神的中国人民奉献一点新的东西。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和将要出版的西班牙小说包容了不同风格、不同时代的作品。一俟能够出版在世界五大洲产生着巨大反响的西班牙当代作家的作品，那对西班牙文学作品的介绍就算是系统完整的了。那时则堪称为百花争妍，中国热爱西班牙文学的读者也将对西班牙人民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劳动有个全面的了解。

让世界人民了解西班牙文学并为此而不懈地努力，是西班牙文化部的宗旨。西班牙文化部衷心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对介绍西班牙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和付出的辛劳。我们完全相信出版《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和我们具有同样的看法。

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署长

费德里克·伊巴涅斯·索莱尔

1993 年 4 月 1 日于马德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PROLOGO

Que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publique obras de autores espa oles para su difusión en China es una satisfacción para la literatura espa ola y, más all á, una esperanza fundada en que el trabajo creador espa ol y el fruto del ingenio literario hispano puede aportar algo nuevo a un pueblo tan culto como el chino, forjado por misterios de cultura y creación.

Satisface también que las novelas ya publicadas, y las que próximamente verán la luz, abarquen distintos estilos y generaciones. Una vez que puedan publicarse las creaciones de los autores contemporáneos, que tanta repercusión están obteniendo en las más diversas latitudes del planeta, el ciclo se habrá cerrado y los buenos aficionados a la literatura en China tendrán una idea global de la creación espa ola en este campo.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 a, cuyos objetivos de dar a conocer la literatura espa ola en el mundo se está n cumpliendo con constancia y tesón, sólo puede agradecer

el esfuerzo de las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y a su director por su interés. En todo caso, sabemos que la publicación de estas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 ola no será un esfuerzo baldío. Nuestro deseo es que el pueblo chino coincida en esta opinión.

1 de abril de 1993 Federico Ibáñez Soler
Madrid director de la Direccio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 a

（此文为“盛事和希望”西班牙语原文）

真诚的合作，丰美的果实

一套由西班牙文化部资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正在陆续出版面世，这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一般中国读者，对西班牙文学不能说是陌生的。像辉耀西班牙文学史的不朽巨著《堂吉诃德》及其作者——文学大师塞万提斯，早已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受到他们深深的热爱和敬慕。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家和一些有影响的出版社，也一直把介绍西班牙文学放在重要地位，先后译介过不少重要的西班牙作家和作品。但这次中、西合作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则具有新的特点。它重点突出，表现出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西班牙文学，除了产生过塞万提斯这样伟大的文学巨匠的 16 世纪至 17 世纪初叶的“黄金时代”而外，还有其更为繁荣鼎盛的群星灿烂的历史时期，那就是 19 世纪。19 世纪被誉为西班牙伟大的小说世纪，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学，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兼有浪漫主义、地方主义。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坛，有大批杰出的作家涌现，他们完全可与同时代的英、法、俄的杰出作家们比肩而立，交相辉映。现在这套《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以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辉煌的 19 世纪为重点，包括其它历史时期乃至现当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中国读者通过

这套丛书可以窥见整个西班牙文学灿烂景观的概貌以及卓立其间的极富魅力的各个“胜景”——名家及其名著，这大概就是这套丛书的筹划者、出版社和编译者的共同初衷与用心所在吧。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套丛书的特殊价值。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一项庞大的组织工作。从这套丛书的设计、“施工”，包括它所采取的合作出书的方式，我以为都堪称为一种创举。可以预计，它将受到喜爱西班牙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中国读者的欢迎，并将会成为中、西两国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桩盛事，一则美谈。

在此，我不能不对西班牙文化部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敬意，同时也不能不对出版社聘请的几位在我国西班牙语界有影响的翻译家——出版社聘请了李德明、申宝楼、尹承东和朱景冬四位西班牙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工作者为这套丛书的特约编审——表示衷心的敬意。在所谓“大文化热”、“文化快餐热”的今天，坚持把高品位的人类文化成果奉献给中国读者的人们，定会得到读者的感谢并被历史所铭记。

祝贺《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祝它取得完全的成功！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杨子敏

1993 年 3 月 22 日于北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译 序

莱奥波尔多·阿拉斯，全名莱奥波尔多·恩里克·加西亚—阿拉斯·乌雷尼亚，笔名克拉林（意为“号角”），19 世纪西班牙著名作家，以《庭长夫人》（1884—1885）和《独生子》（1891）等长篇小说和大量的文艺评论、随笔、讽刺小品、中篇和短篇小说在文学史上赢得光辉篇章。

阿拉斯 1852 年 4 月 25 日生于萨莫拉，1901 年 6 月 13 日逝世于奥维多。他把短暂的一生献给了家庭、大学课堂、新闻事业和文学创作。他生前曾多次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误解，精神和肉体上经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因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1859 年，年仅 7 岁的阿拉斯即随父母移居省城奥维多，在那里读完中学。1869 年，考入奥维多大学法律系，在校期间曾参加推翻伊莎贝尔女王二世的革命，从此成了共和派。1871 年 6 月，获得民法与教会法规硕士学位，同年进马德里中央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同时学习哲学与文学。这时，他结识了许多文学界的名流，如大名鼎鼎的小说家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等。

随着岁月的流逝，对他这个外乡人来说，马德里渐渐由陌生到熟悉，由冷酷到亲切，最后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文学协会的活动，文学茶会的切磋，编辑部的工作和大学的教学，使他忙得不可开交。1875 年 4 月 11 日，他首次用“克拉林”这个

笔名在杂志上发表作品，从此他的名气便如日东升，迅速成为无人不晓的作家。

对克拉林来说，1882 年是最幸运的一年。他与名作家阿曼多·帕拉西奥·帕尔德斯合作，出版了文集《1881 年的文学》一书；他和雍容华贵的奥诺弗雷·加西亚一阿古埃列丝小姐结为伉俪；他被任命为萨拉戈萨大学政治经济学与统计学教授，不久又被任命为奥维多大学罗马法与历史教授；回到省城奥维多，他如鱼得水，旧地重游，踌躇满志。他的前程，正如他的朋友和同窗阿道夫·波萨达指出的，“在精神最为抖擞的时刻，他开始了重建内心世界和在文学与哲学上走向辉煌的伟大时期”。就在这一年，他开始了他的宏篇巨制、著名长篇小说《庭长夫人》的构思和创作，并于 1885 年问世。这部小说以奥维多城（作品中的贝图斯塔古城）为背景，以女主人公安娜和贵绅子弟之间的风流韵事为主线，暴露了贵族阶级的荒淫无耻、官僚政客的腐化堕落以及神职人员的虚伪贪婪，真实地再现了 19 世纪西班牙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征，被认为是上世纪西班牙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但是，小说又被认为是最接近法国左拉自然主义的作品，其主要表现是：故事本身(通奸)是自然主义作家最喜欢的题材之一；情节进展缓慢，细节描写不厌其烦，人物介绍不厌其详；内容详尽地展示了西班牙外省的宗法社会生活的无聊、虚伪和落后，在作者的笔下，有闲阶级的日常生活主要不过这三件事：赌博、聊天、想女人。然而，小说也不乏批判现实主义内容和倾向，无情暴露了那个时代西班牙政治、经济、思想、道德、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尖锐矛盾，从而使这部小说成为 19 世纪 60—70 年代西班牙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克拉林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独生子》写的仍然是外省的没

落贵族的生活。女主人公埃玛出身贵族，享尽荣华富贵。但她精神空虚，虽花天酒天，恣意挥霍，可依然感到百无聊赖，在孤独寂寞中以折磨丈夫取乐，甚至和歌手私通，生下了“独生子”。小说以幽默和讽刺的手法，无情地鞭挞了封建贵族的伪善嘴脸、道德的败坏及其阴险、狡诈、专横、暴戾的本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和《庭长夫人》异曲同工，展示了那个时代西班牙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上流社会的腐朽与堕落。

克拉林还是 19 世纪西班牙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对短篇小说的爱好不亚于长篇小说。他一生只写了 2 部长篇，短篇小说却写了 5 本，即《毕帕》(1886)、《老爷和其他，都是故事》(1893)、《道德故事集》(1896)、《苏格拉底的雄鸡》(1901)和《苏蒂利斯博士》(1896)。此外，还有一本中篇小说集《堂娜贝尔塔，乌鸦，欺骗》(1892)。

对克拉林来说，短篇小说创作绝非业余消遣的产物，更非偶尔从事的活动，而是投入了巨大的热情、精力和大量的时间而结出的硕果，从选材到写作，无不精益求精，因而受到历代读者的热烈欢迎。许多短篇都充满情趣和教益，脍炙人口，经久不衰。在这些小说中，作者或以朴素的风格，或以讽刺的笔调，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实，颂扬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劳动者的美德。

为了使读者在广阔的书海中捕捉和了解克拉林小说创作的精华，出版家不断将其部分佳作编选成书，使之广为流传。《堂娜贝尔塔和其它故事》便是其中之一，1971 年由西班牙著名的“萨尔瓦特”出版社作为它的“基本丛书”之一种推出。这个集子共选收克拉林的中篇和短篇小说 11 篇，在作者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具有充分的代表性。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描

写了 19 世纪西班牙的社会生活，刻画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如望族末代小姐堂娜贝尔塔的富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堂娜贝尔塔》），来自外乡的聪明而憨厚的硕士备受嘲弄的情形（《苏里塔》），死去的活人的荒唐葬礼和政客们的装腔作势的虚伪嘴脸（《我的葬礼》），面临破产的农民被迫出卖心爱的母牛的悲哀心境（《别了，“小羊”!》），身患肺病的青年男女有心相爱却未能如愿的失望和惆怅（《咳嗽二重唱》）等等。这些作品一般都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凝聚着作者的爱憎情感，叙事的笔触十分生动，时而像散文一般抒情，时而像小品一样幽默，充分体现了克拉林小说创作的风格。

克拉林作为一个共和派战士和主持正义的作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刚直不阿，战斗不息，同腐朽的封建贵族势不两立，同保守势力顽强搏斗，为后世树立了为人和为文的榜样，他的号角将永远回荡在人们的耳际和心中。

朱景冬

1995 年 7 月 25 日于北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堂娜贝尔塔……（11）
苏里塔……（70）
我的葬礼……（112）
别了，“小羊”！……（122）
咳嗽二重唱……（133）
顶替者……（141）
不完美的已婚女……（150）
奇里帕的皈依……（157）
两个学者……（167）
沙丁鱼的葬礼……（177）
“青蛙”……（188）

堂娜贝尔塔

一

西班牙北方有一个地方，无论是罗马人还是摩尔人都始终没有到过那里。倘若那个寂静的绿色藏身之地的所有者堂娜贝尔塔·德·隆达利埃戈稍微多了解一点历史的话，她准会起誓，无论阿格里帕、奥古斯托还是姆萨、塔里克都从来没有把他们那大胆的脚掌踏在她那个角落的土地上过。那片土地总是铺着浓密、鲜嫩、多汁、黑黝黝、亮闪闪、像丝绒一般松软的绿草。那个完全属于她的角落像她一样对世界上的声音一无所闻，因为它被掩藏在数不清的树木和茂盛的草地的浓郁的绿色之中，就像她由于患病而裹在黄色法兰绒衣服里一样。

堂娜贝尔塔那个布满树叶和野草的角落，受希洪行政区卡雷尼奥市政府皮埃·德尔·奥罗教区管辖；在教区内，堂娜贝尔塔的城区以萨奥宁这个名字著称；在这个城区里，那片草木繁茂的洼地叫苏萨卡萨；在洼地里，有一块名叫阿伦的大草地。在草地的西北端，有一条小溪，溪边长着茂盛的花草，岸上长着高大的杨树、欧洲白桦和烟囱般的锥形树。这种锥形树的深

色树叶从地面开始成螺旋形环绕着树干。

小溪没有名字，也不配有名字，甚至连洗礼用的水也没有；但是苏萨卡萨的主人们出于对地理的虚荣心，几百年来一直把它称作“河”；而同一城区其它地方的居民由于蔑视隆达利埃戈家族的权势，便把这样的河称之为河沟，并且竭力地羞辱它，鄙视横穿这条来自阿伦大草地和略萨的清澈小溪。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他们过河，但却不想去架桥。他们已不是罗马人，因为据说罗马人是不去那里的。他们连那种用空心的、半腐朽的、一接触到河边的湿土便返青的树干搭的桥也不用。对这种原因不明、可疑的心态，对这种受到岁月惩罚的民主的胜利，堂娜贝尔塔总是痛苦地抱怨，不仅因为他们过河不用桥（河床上只有一块巨石，一个硅石小岛，人们光着脚或穿着带钉子的鞋，久而久之把石头都磨光了），羞辱了那条河，而且因为在他们的脚下，水灵灵的鲜花枯萎了，肥沃的阿伦的绿油油的小草刚长出来就死了，为那一片纯净的绿草留下一条条伤痕，就像胸前交叉佩戴的绶带。那些伤痕是用脚踩出来的。不过，关于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还是留待以后讲吧。我要接着说，在稍远稍高的地方（因为山坡从这里开始），在没有桥也没有渡口的“河”那一边，就是略萨。这是那一片玉米地的名字。田地集中着这样那样的条件，暂且搁下它不提。当玉米秆长高，它们那柔软的长矛似的叶子成美丽的曲线下垂并在主干上随风摇动时，绿色的玉米地就像微风吹拂的波浪起伏的大海。在那片绿色海洋的彼岸，有一座“宫殿”，一幢并不高大的白房子，那是隆达利埃戈家族的祖居——房舍和它的庄园以及附属设施：贴着宫殿的小教堂，压榨场（今天变成了草场），用石块铺底和石柱架成的栗子仓，还有一个正方形的白鸽子房。所有

这一切，再加上一座茅屋——它位于宫殿所在的山坡上，距宫殿 30 步远，享有庄园的雇工房的荣耀——，就是波萨多里奥[1]。

二

堂娜贝尔塔和伊莎贝尔孤独地住在宫殿里。她们两个，另加一只猫。猫跟阿伦的小河一样没有名字，因为就它这么一只，唯一的一只猫。房东住在雇工房里，他是一位老人，跟堂娜贝尔塔一样耳聋，和一个女儿住在一起，女儿几乎是个白痴，但是能像个有力气的仆役一样帮他干活。另外还有一个仆人，脾气很暴躁。耳聋的老人脾气很坏，动不动就辞退工人。庄园由他分管一半，就是整个庄园也值不了多少钱。土地不是最好的，草盛豆苗稀，几乎什么也不收。堂娜贝尔塔虽然贫穷，但爱干净；她那种几乎是想象的权势的尊严，一部分便是由于来自心灵的那种整洁习惯。堂娜贝尔塔在内心深处把清洁的观念和孤独、孤单的观念混为一谈；她怀着愉快的心情过着一个佣人般的生活……在家里缝制衣服，洗衣服，洗很多的白衣服，还在家里和面做面包——每隔五六天和一次面。这种活计，需要有比她自己的、甚至也比衰老的伊莎贝尔的肌肉还要结实的肌肉，但房东的傻女儿一直帮着她干。不过，缝衣服的活儿，得由她们自己干，由两个年迈的妇人干。漂白衣服的活儿，等衣服从河边拿回来，也得她们自己干。山坡上的大果园里晾满了衣服，白茫茫一片。耳聋的堂娜贝尔塔从一览无余的斜坡小房子前面

带笑容地默默地观望着，多谢上帝，她脚下的雪白的亚麻布和也如洗过的、环绕着衣服的绿色，铺展在密密麻麻的房舍上，一直延伸到略萨和阿伦；阿伦草地仿佛被一位细心的理发师剪过了，那副样子几乎像一个仔细刮了脸、用肥皂洗过并散发着香气的人。是的，仿佛有人割了它的草，然后擦上肥皂，把它洗得干干净净。草地并不平坦，有点凸起，颇似向下神秘地伸向河边的锥形树。堂娜贝尔塔千百次地渴望有一双巨人的手，每只手每天都能像牛一样干活，用它们抚摩阿伦的脊背，恰似抚摩那只猫一样。当她的心情不佳时，她的目光会停留在穿过草地的两条小路上。那些卑鄙的痕迹是可恶的平民百姓的足迹，他们出于妒忌，出于捣乱，出于纯粹的恶意，而无缘无故地、毫不必要地坚持着那种共同的恶习，损害着隆达利埃戈家族的尊严。

从这里不能再去任何地方，萨奥宁就是世界的尽头。无论是猎人、军队、强盗，还是狡猾的罪犯，从没有横穿过苏萨卡萨。公路和铁路留在远方，通不到这儿来；连市镇的道路也得从那片周围长满草木的住宅旁边恭敬地绕过去。车轮的吱嘎声总是从远方传来，堂娜贝尔塔却一点也听不见……讨厌透顶的居民非要破坏那般宁静的环境不可，非要踩出一条条路来污染那片绿色地毯不可。那些小路就像是那片鲜嫩的草地上的脓疮。人们在小路上留下了大鞋的脚印和赤脚的脏脚印，就像侵犯隆达利埃戈家族的绝对领地时留下的卑劣痕迹。从何时起贱们可以经过那里了呢？“从很早很早以前起，”见证人们上百次地说。“撒谎！”堂娜贝尔塔反驳说，“从前的隆达利埃戈家的人太宽厚了，竟然允许长疥疮的人们用肮脏的脚后跟把阿伦的青草踩死！”隆达利埃戈家的人不愿意打搅任何人。他们和族

外人结婚，通常和亲戚结婚，既不使血统混杂，也不使继承权混乱，不准为门第和草地抹黑。当然，她，堂娜贝尔塔，不可能记得横穿她家的田产的小路是从何时出现的。但是她的心灵告诉她，那一切准是从古老的制度灭亡后，从世界上有了自由主义者之类的人后发生的。

“从这里不能再去任何地方。这里就是天涯海角。”堂娜贝尔塔说。她有一些古怪的地理概念，有一张荷马的世界地图，那是她想象的。她认为大地有个顶端，那个顶端就是苏萨卡萨、阿伦草地和波萨多里奥所在的萨奥宁。

“不管是摩尔人还是罗马人，都没有践踏过阿伦的草。”她有一天对她最忠实的伊莎贝尔说。伊莎贝尔 10 年前就是隆达利埃戈家的女佣人，摩尔人和基督徒们也没有玷污过她，因为迄今为止她仍然像母亲生下她那样贞洁。坠地后，她已度过了 70 个寒冬。

“无论是摩尔人还是罗马人，都没有践踏过阿伦的草！”晚上，堂娜贝尔塔坐在烛光下，面对安在地上的炉子里的炭火重复说。伊莎贝尔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毫不怀疑。过一会儿，她跪在地上重复女主人在前面背诵的祷词时，也是这么坚信不疑。无论堂娜贝尔塔还是伊莎贝尔，都不知道有关摩尔人和罗马人的大事情，仅仅知道他们从没有到过这个地方。也许她们不完全相信西方帝国的彻底灭亡和格拉纳达的攻战。尽管堂娜贝尔塔更为精通人文科学，但她还是多少把它们同光荣的非洲战争、特别是得土安的攻战混为了一谈。总而言之，她们既不相信那一切久远的事件，也不相信事实上也已遥远的阿拉伯人和罗马人的统治。归根结底，对她们二人来说，罗马人和摩尔人不过是一切陌生的东西、遥远的东西和敌对的东西的象征；

所以，当某个罕见的谈话者冒昧地对她们说法国人同样不曾到过、也没有理由到过苏萨卡萨时，她们便耸耸肩，好像说："这一切都跟摩尔人和罗马人的情况一样。"因为在隆达利埃戈家的人身上遗传的这种癖好，对堂娜贝尔塔来说，来自法国人入侵以前的传统。

三

啊！自由党人！这种人确实到过波萨多里奥。前面曾提到伊莎贝尔的贞洁未受过玷污。读者可能认为堂娜贝尔塔是个寡妇，或者说她的贞操是不言而喻的。她是贞洁的……但不是处女，只是未婚。如果伊莎贝尔处在她的女主人的情况下，是不会那么贞洁的。她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在她的女主人面前，她绝不表现道德上的任何优越感。那是一次不幸，为那次不幸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隆达利埃戈家有四兄弟和一个妹妹贝尔塔，从小就都是孤儿。老大堂克劳迪奥尽父亲的职责。保持血统的纯洁性是他们的一种信仰。大家都很善良、和蔼，就像贝尔塔一样。贝尔塔走到哪儿都面带微笑。大家都做积德的善事……久已如此。他们为平民百姓担心，像基督的兄弟那样爱护百姓，而不像隆达利埃戈兄弟。他们那种贵族的孤独，既包含着美好的、心甘情愿的禁欲主义，也包含着对门第的忧虑心情。家里的藏书室便是这些倾向的象征：所藏的书几乎全是关于幽居修行和醒悟忏悔的宗教书籍和纹章学图书，四处挂着十字架，还

有金器、银器和印在羊皮纸上的红标志。一切可疑的迹象表明，在三四代人以前，隆达利埃戈家族有一个人遭到一个邻居暗杀，死在离波萨多里奥约 3 公里远的马特利亚一座森林里。从那以后，即使在分发施舍物的时候，全家人也提高警惕，以防万一。隆达利埃戈一家的最大罪过是把他们所保护的百姓想得很坏。乡民们呢？也许有一天依附于波萨多里奥后会毕恭毕敬地接受恩惠，但私下里却嘲笑那种日趋没落的权势，只要不担当什么责任，便以种种可能的形式表现他们的不敬。在这方面，新法律、特别是新政策多少帮助了他们。对皮埃·德尔·奥罗教区的居民来说，公众自由的象征（他们当然不这么说）是对隆达利埃戈一家的日益强烈的蔑视态度，是法律意识的加强。这种法律意识，由于市政府分配的苛捐杂税，在星期五的修路会议上规定的强制性的繁重劳役，萨奥宁、特别是苏萨卡萨地区农村警察的失职，以及其他千百种总是来自市政府、法律、新秩序、腐败风气的暗中伤害，而有力地鼓舞着他们。

至于对水果、青草、木柴等等的掠夺，这不能直接归罪于法律，因为法律绝不会准许人们夜晚爬梯子溜进隆达利埃戈家盗窃；不过，如果不是法律，便是法律的代表、市长、法官和维持社会治安的官员以其愚蠢的表现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在种种情况下帮助了居民。他们那种态度使得他们永远也碰不见犯罪的人。这全是若干年前的事了。幸运的是，隆达利埃戈一家的领地在地理上令人疏远：既然它的性格——家族的性格——使他们远离了庶民，那么它的住宅的位置也就很像是一个世外桃园；土地的裂痕、周围的密林和那里没有通向任何地方的道路，就成了它被人遗忘的原因。由于受到忽视，就造成了它所渴望的安宁。“好吧，”波萨多里奥的兄弟们心里想，“世人，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